



太戈爾傳

鄭振鐸編

406734

太戈爾傳

鄭振鐸編

中央研究院社會學部

卷

1938



序

這冊太戈爾傳原登載於一九二三年九月及十月號小說月報上。單行本本想在太戈爾到中國時出版，不料擱置於印刷的地方直到了現在，因為近來很忙，不能再細讀一過，所以除了一二小錯誤曾改正了之外，其餘文字一概都照舊。

雖然太戈爾在去年四月已到過中國了，已在中國講演了好幾次了，然而能充分了解他的人究竟有多少呢？這篇傳對於想知道他的生平與思想的人，也許不無小小的幫助。

我在附錄裏轉載了我的朋友瞿世英君及張聞天君的幾篇文字，應在此向他們道謝！

太戈爾在中國的講演，俱由我的朋友徐志摩君爲之記錄，他現在正在整理這個講演集，大約不久即可出現，因此，這個小冊子裏對於太戈爾在中國的行蹤與講演，便不再述了。

鄭振鐸 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

目次

緒言	一
第一章 家世	四
第二章 童年時代	八
第三章 喜馬拉耶山	一五
第四章 加爾加答與英國	二四
第五章 浪漫的少年時代	二九
第六章 變遷時代	三七
第七章 旅居西萊達時代	四七
第八章 太戈爾的婦人論	五五
第九章 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	六〇

第十章 和平之院·····	六八
第十一章 太戈爾的哲學的使命·····	七五
第十二章 得諾貝爾獎金與其後·····	八一
附 錄	

一 太戈爾的人生觀與世界觀·····	九三
二 太戈爾的藝術觀·····	九九
三 太戈爾的詩與哲學觀·····	一〇六
四 太戈爾的婦女觀·····	一二九
五 太戈爾對於印度和世界的使命·····	一三四
六 太戈爾的重要著作·····	一四五

緒言

拉賓特拉那斯太戈爾 (Rabindranath Tagore) 是現代印度的一個最偉大的詩人，也是現代世界的一個最偉大的詩人。

他的作品，加入彭加爾文學內，如注生命汁給垂死的人似的，立刻使彭加爾 (Bengal) 的文學成了一種新的學；他的清新流麗的譯文，加入於英國的文學裏，也如在萬紫千紅的園林中，突現了一株翠綠的熱帶的長青樹似的，立刻樹立了一種特異的新穎的文體。

現代詩人的情思，對於我們似乎都太熟悉了；我們聽熟了他們的歌聲，我們讀熟了他們的情語，我們知道他們一切所要說的話，我們知道他們一切所要敘述的方法，他們的聲音，已不能

再引起我們的注意了。太戈爾之加入世界的文壇，正在這個舊的一切，已爲我們厭倦的時候。他的特異的祈禱，他的創造的新聲，他的甜蜜的戀歌，一切都如清晨的曙光，照耀於我們久居於黑暗的長夜之中的人的眼前。這就是他所以能這樣的使我們注意，這樣的使我們歡迎的最大的原因。

他同時又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；他的哲學思想，也如他的詩歌和其他作品一樣，能跳出近代的一切爭辯與陳腐的空氣，而自創一個新的局面。

他在舉世膜拜西方的物質文明的時候，獨振盪他的銀鈴似的歌聲，歌頌東方的森林的文明，他的勇氣實是不能企及。

我們對於現代的這樣的一個偉大的人物似乎至少應該有些了解。

他現在是快要到中國來了，我且乘這個機會，在此敘述他的生平的大略，以爲大家了解他的一個小幫助。

他的傳記的本身也是一篇美麗的敘事詩，印度人都讚美着他完美的生活，自他的童年以

至現在，他幾乎無一天不在詩化的國土裏生活着。我們讀他的傳記正如讀一篇好詩，沒有不深的受牠的感動的。我所以要介紹他的傳記，這也是一個小原因。

去年二月的小說月報上，我曾做了一篇他的傳，但未免太簡略了，所以現在再在此做一篇較詳細的。

我的這篇傳裏的材料，大部分都取之於太戈爾的我的回憶與柯麥爾·洛依 (B. Koomar Roy) 的太戈爾與其詩二書。此外還參考了幾本別的書，他們的名字，恕不能在此一一舉出。

第一章 家世

拉賓特拉那斯太戈爾 (Rabindranath Tagore) 生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五月六日。他的生地是印度的彭加爾地方。印度是一個「詩的國」，詩就是印度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新生的兒童到了這個世界上所受的第一次的祝福，就是用韻文唱的。孩子大了如做了不好的事，他母親必定背誦一首小詩告訴他這種行為的不對。在初等學校裏，教了字母之後，學生所受的第一課書就是一首詩。許多青年的心裏所受的最初的教訓就是：「兩個偉大的祝福，能消除這個艱苦的世界的恐怖的，就是嘗詩的甘露與交好的朋友。」許多印度人做的書也都有用詩的形式來寫的；文法的條規，數學的法則，乃至博物學，醫學，天文學，化學，物理學，都是如此。結婚的時候，

唱的是歉愉之詩；死屍火葬的時候，他們對於死人的最後的說話，也是引用印度的詩篇。在這個「詩之國」裏，產生了這個偉大的詩人太戈爾，自然是沒有什麼奇怪的。他的家庭是印度的著名的望族，近百年來，這家搖籃裏繼續產生了不少的偉大的人物，爲彭加爾（Bengal）地方的文藝復興的先驅者。無論在社會與宗教的改革，在藝術與音樂的復興，在政治與實業的組織上，他們都立有很大的功績。所以印度的人民，尤其是彭加爾的人民，一講起這個家族都帶着十二分的敬意。在這樣的家庭產生了他，也是沒有什麼奇怪的。

這個家族當中，最著名的人有柯麥爾太戈爾（Prosenno Koomar Tagore），他是一個地主，一個享大名的律師，一個編輯者，他生平做了不少的關於法律與教育的文字，又創辦了英印協會，爲牠的會長；有莫汗太戈爾（Raja Sir Sourindra Mohun Tagore），他是印度的一個最著名的音樂家。他創辦了彭加爾音樂學校，及彭加爾音樂院，還著了不少的論印度音樂和樂器的書；有阿白寧特拉那斯太戈爾（Abanindranath Tagore），他是一個著名的畫家，印度藝術復興運動中的一個領袖；有拉馬那斯太戈爾王（Maharaja Ramanath Tagore），他是我們

現在所敘的這個大詩人的祖父的兄弟，一個政治上的領袖，並且也是一個著作家；有特瓦拉甘那斯太戈爾王子（Prince Dwarkanath Tagore），他是這個大詩人的祖父，一個大地主，創辦了地主協會，又是一個社會改革者，著名的慈善家，最初反對印度婦人殉夫的風俗。

在許多名人中，尤其著名的是這個大詩人自己的父親特平特拉那斯太戈爾（Debendranath Tagore）。他不是一個國王，他不願意得到這種的地位，但印度的人民却榮他更可貴的尊號，稱他爲『大哲』。他是印度近代的一個最偉大的社會的和宗教的改革者，他的犧牲的精神和堅定的主義，近代的印度沒有一個人足以與之並肩。他是一個王子的兒子，然因要盡道德上的義務，竟把所有的地產，兩手捧給他父親的債主，使他自已安於一個窮人的地位。這些債務本來都是沒有法律上或文件上所規定的必要償還的責任的，債主們爲他的這個義俠的舉動所感，竟留下一部分的財產還給他。他共生了七個兒子，三個女兒，大詩人拉賓特拉那斯是他們當中最少的一個。在他們幾個兄弟當中，著名的人也不少，有一個名特威琴特拉那斯（Dwijendranath）的，是現代的一個大哲學家，『松鼠從樹枝上躍到他的膝上，鳥兒們棲息在他的

手上。

第一章 家世

第二章 童年時代

大詩人的太戈爾在這樣的一個家庭中度過他的童年。

他和別的兩個孩子在一起讀書，他們都比他大兩歲；那時所讀的東西，他早已忘懷；他所記得最真切的祇有『雨濺葉顫』及『雨浙瀝的落下，潮水泛溢到河上來』二句。這是他與文學第一次的接觸；他說，當時的印象，到現在還沒有消滅。

他在家中，不常見到他父親；那個『大哲』是常在外面旅行的。他幼年的保護者是幾個男僕人，他們都是很粗心很自私的，他們常常爲免除他們的看護的麻煩起見，把小孩子們關在一間屋裏，不准他們自由行動。有一個僕人，常叫太戈爾坐在一個指定的地點，用粉筆在地上畫了

一個圓圈，把他包圍起來，並且驚嚇他說，如果他離開這個圓圈一步，就會有危險。他便坐在那里，動也不動。因為他讀過拉摩耶那 (Ramayana)，知道有一個人因為擅自離開別人所畫的圈子，後來竟遇到許多危險。幸而他所坐的地方，常近於窗口；他從窗中能夠看見花園，看見一個池，許多行樹，還看着往來的人與鳥兒等；鴨子在池中游泳，樹影在水面映動。有一株榕樹，尤使他注意，他在後來曾有一首詩寫到牠。

「呵，古老的榕樹，你的絞繞的樹根從枝上掛下來，

你日夜站着不動，如一個修道者之在懺悔，

你還記得那個孩子，他的幻想曾隨了你的陰影，而遊戲的嗎？」

天然的景色，使他忘了囚禁之苦。

他在家中，幾乎一步也不會踏到大門以外。即家中的許多房屋，他也不能走遍。他父親的房，子在三層樓上，因為他常不在家，所以門終日都是關着。幼年的太戈爾常偷偷的推門進內，坐在沙發上。

有一天，他正在可以看見大路的樓廊上游戲，他的外甥薩底亞（Satya）突然的『巡警！巡警！』的叫着，想去嚇他。他那時候，還不明白巡警的職務是什麼，僅知道他們是可怕的，犯罪的人一被他捕去，便如被鱷魚吞入口內一樣，永不會再出來。所以他一聽見這個叫聲，幼稚的心，大為恐怖，立刻逃進屋內，不敢再出去，靜靜的坐在他母親的房門口，拿了一本拉摩耶那在讀。這本書是屬於他的祖姑母的，他的心漸漸的沉浸到書中去，看到一個悲慘的地方，竟哭泣起來。他的祖姑跑了來，把他的書取去。這件事，也使他許久不會忘記。

他一天一天的長大，一天一天的更渴望到家宅以外去看看。

有一天，他看見他的一個哥哥和他的外甥薩底亞同到學校裏去上學，因為他還少，他們不讓他同去。當薩底亞回家時，向他誇說路上的經歷，他竟哭起來，要求也到學校裏去。他的家庭教師跑來，重重的打他幾下，對他警告道：『你現在哭着要進學校，將來恐怕你更要哭着想出校呢。』他忘了這個教師的姓名，面貌及性質，但他的沉重的手掌和他的這個沉重的警告，則使他永不能忘。他說，在他生平，不曾聽見比這個更確的預告。

他的哭聲，使他立刻達到他的願望。他進了東方學院，在那里學的什麼，他早已忘了，但他們的一種刑罰，則還留一個很鮮明的印象在他腦中。凡是不能背誦功課的兒童，都被罰立在木槓上，兩臂伸開，手掌向上，在手掌上堆了好幾片石板。

他很不喜歡這個學校，離了家庭的拘束，又進了學校的囚籠。他自然很不高興。他的家庭教師的預言至此不幸而中；他不久竟離了這個東方學院，改進一個師範學校。但這個師範學校與他的性情也不相宜。同學對他不好，教師也使他討厭。他自己曾說，有一個教師，常用粗暴的話問他，他以此爲恥辱，因此對於他所發的問題，概置不答。全年之中，他都坐在一班的末座，不開口說一句話，祇是自己在沉思着，在想解決許多人生的大問題。他說：『我還記着一個問題：如果我沒有武器，將怎樣去打敗一個敵人。解決的方法就是如果我馴養了獅子、老虎和狗去開始戰爭，那末便容易得到勝利了。』

如此的一年過去了，到了年終考試時，他竟獲到班中最高的分數。他的教師覺得很驚奇，以爲一定有別的原因，便請學校當局覆試。但覆試的結果，他仍然保持他的原有的分數。

他既不喜歡這個師範學校，於是他的家人又把他送進彭加爾學院，一個英印的學校。雖然這個學校的學生和教師對他沒有特別的惡感，但他仍然覺得牠是一所監獄，一座病院。

他同時在家庭中研究生物學，生理學，物理學，幾何學，歷史，音樂及英國文學等。他所最不喜歡的就是英文。他的家庭教師，常常很熱忱的使他明白英國文學的好處，但他常是置之不見不聞。教師從著名的英國詩人的作品裏，引幾段名句背誦給他聽，他却笑了起來，使他的教師弄得臉紅耳熱，祇好停止背誦。

但他在實際上決不是不喜學問的，他所不喜歡的是強迫的和規定的課程。他心中充滿了詩的衝動。當他極少的時候，即已醉心於詩歌。以後，則對於詩的興味，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。

他最初學做詩，是由比他年紀大的一個姪子約底白魯克僊 (Jotiprosash) 的鼓勵。當太戈爾七歲的時候，有一天正午，約底白魯克僊突然的掖了他的手臂，引他進他的書房，對他說道：

『你有做詩沒有？』

『我怎麼會做？我還不知道怎樣做。』